

扁担王卖鱼儿

□周云戈



“新鲜鱼，贱来！”

开江了，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仿佛是嫩江湾春天里最动听悦耳的歌唱……

忽地，一声浑厚而憨直的“新鲜鱼来”，由远及近，让我心怦然。熟悉、温暖又亲切，仿佛一首经典老歌从心头飘过。记忆也不由地将这吆喝声和我心存久远的那位“扁担王大叔”做了链接。真真的，绝对他的吆喝调儿。于是，让我想起了他的许多故事……

在渔乡嫩江湾，卖鱼人的吆喝声几乎千篇一律——“新鲜鱼，贱来！”唯有他与与众不同。一般人叫卖，大都先响亮地喊出“新鲜鱼”三字，稍停便急促地迸出“贱来”二字，抑扬顿挫，铿锵且有张力。独有他的吆喝，绝对与众不同，一声“新鲜鱼来”——憨声憨气的长调，无明显的节律变化，似乎平铺直叙。喊出去后，似乎总要等到远方的回音儿后，才喊下一嗓子。也缘于他山东口音，常常给人们造成听觉上的麻烦。还有他的吆喝声，从来不喊那个“贱”字，怎样心里？没探究过，习惯乎？不一定，相信是他心里怀着某种自信。他的吆喝声，虽不像其他人那般激越嘹亮，可磁性十足，深深地吸引着沿路乡亲们的心，都知道他人好，鱼也好。

二

循着吆喝声，我忽地发现了在对过那边是位挑着鱼筐，走街串巷的卖鱼人。远看他大个头，一顶白色太阳帽，一身蓝色运动装，步履轻盈而矫健，一根长长的大扁担，两只圆圆的大鱼筐。嘿，这不是许久不见的卖鱼郎么！

是好奇，也是好事，于是穿过街道，三步两步地来到了他跟前。“是作秀，还是整景儿？”让我满脑的疑惑。于是我在他的鱼筐前蹲下来，要一看他的究竟。随手掀起筐着鲜嫩水草的鱼筐，“嚇”！竟是许久未见的大鲫鱼，清一色，一水水儿，板板整整。再看另一筐鱼，掀开水草，映入眼帘的是10多条闪烁着金色鳞片的鲤鱼，条条都形好色正，绝对是鲤鱼中的上品。拎起一条让他掌秤，那卖鱼郎十分抱歉地说：“不好意思，这鲤鱼是朋友为母亲办寿宴的预定，要买，这边鱼筐里还有5斤鲫鱼。”满筐的鱼，怎么只有5斤？他的话着实让我有些莫名其妙。一番闲聊才知道，他卖的鱼还真都是事先预定。鱼，是嫩江湾一个叫哈尔格的江岔子所产。如今，他家流转了这个水面，每年都投放大量品种的鱼苗，而鱼就是吃水中天然饵料自然生长的，原来他实行的是“人放天养”——纯正的野生鱼啊！平日里，每天都是有计划、限网目、按预定捕捞。

问他为何要挑着鱼筐卖？卖鱼郎有些自豪了，挑着鱼筐走着卖，一双脚板走四方是他的家传。爷爷年轻时就是挑着鱼筐走着卖，后来父亲和叔叔也挑起了扁担，每天百十来斤鱼，方圆四五十里的路，卖好鱼，也卖出了一路好名声，“扁担王卖鱼儿”——爷爷和父辈们挣得的家族荣耀。

三

说起“扁担王卖鱼儿”，倒让我想起了心存多年的“扁担王大叔”来！

真不知道，我心中敬仰的那位“扁担王大叔”和卖鱼郎引以自豪的“扁担王卖鱼儿”能否重合，融为一体？好奇心驱使，便于交谈中开始了一次往事的“探家之旅”，于渐行渐远的岁月里，寻找我记忆中那丝丝缕缕的乡愁和乡情……

那时，每年开江后，一清早便有一拨又一拨的卖鱼郎在村子里穿梭。有挑着鱼筐卖的，有推着木轮车卖的，还有推着鱼筐卖的。村东一声“新鲜鱼来”！村西面便立刻一声“新鲜鱼，贱来”！叫卖声仿佛是首唱和着的悦耳渔歌，久久地飘荡在村子上空。而这叫卖声里最有趣儿的要数“扁担王大叔”了。他山东口音，一声“新鲜鱼来”，从他嘴里喊出来就变成了“心想鱼来”，因他的叫卖声特别，似乎穿透力也强了许多。他的叫卖声一搭村边儿，便有人走出家门，有买鱼的，自然也有来凑趣儿的。你买鱼，他热心地帮你挑选，仔细地称秤。每秤完了，他都要随手搭上条适中的小鱼，之后，便笑着脸儿拉着山东腔儿“高高(gāo)地地，高高地……”

要是熟人带孩子来买鱼，有时他还能从鱼筐边摸出个小乌龟，或一条大泥鳅哄孩子玩。人少了，他赶紧卷支蛤蟆烟，抱着扁担歇歇脚儿。就在烟要吸尽之时，他笑起来脸儿来打趣儿地对围着他的人说：“你们要不要看‘媳妇儿’？”围观人便“轰”地大笑起来，个个愕然，面面相觑。“要不要看‘媳妇儿’？”人们还愣神儿呢，这“扁担王大叔”是边说边随手把正冒着蓝烟闪着红火的烟头儿扔进嘴里，做个吞烟姿势，再两只手一摊，向人示意烟头儿已被吞下。就在人们惊讶地打量他时，只见他一摇头，随手又从耳朵眼儿里把冒着蓝烟儿的烟头儿掏了出来。原来这“媳妇儿”又是他“戏法儿”二字的山东味儿。围观人央求着要他再来一次，只见他头一甩，嘴角儿漾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挑起了鱼筐又悠悠地走了，耳朵眼儿和鼻孔儿似乎还飘着丝丝缕缕的蓝烟儿，身后仍是一群甩不下的半大孩子。都看不见人影了，村子那边又飘扬起他的“心想鱼来”……

四

“扁担王大叔”为人热情，做事也实诚，那真真的是童叟无欺。应该说，人家是行得端做得正，就因这，乡亲们也都爱买他的鱼。无论走到哪个村卖鱼，他在为人称秤时，从没有“坏小子”调理他，趁他不备之时偷他，更没那些“讨人嫌”的半大孩子聚众哄抢他。

若是几天不见“扁担王大叔”的身影，村里就仿佛寂寞了许多。这时，便有作祟的半大孩子们不时地压着嗓门儿，拿着“扁担王大叔”的腔调儿喊上几嗓子——“心想鱼来！”接连几声叫卖，还真有些婶子大娘们端着盆子走出家门的，站在自家篱笆外打着手遮睛张望，许久也不见“扁担王大叔”的身影儿。就在婶子大娘们正要转身回去时，忽地从篱笆那边儿伸出几个毛头毛脑的孩子脸，“嘿！嘿嘿……”地朝人一笑，婶子大娘们才知道是受了这帮“淘气包子”的捉弄，正要转身追他们，狠狠地拍他们几巴掌，可孩子们却早已逃之夭夭。没办法，只得悻悻而回，嘴里也忍俊不禁地骂着“小兔崽子，王八羔子”啥的。孩子们对婶子大娘们的骂只做耳旁风，什么也没听见，心里说不定还偷着乐呢！不多时，村子那边又回响起孩子们那惟妙惟肖的“心想鱼来”！

五

“扁担王大叔”厚诚能干，也仗义信誉。无论渔家，还是他常去卖鱼的村子，所到处都是一路好人缘，一路的好名声。

清早去嫩江湾上鱼，若见哪个渔家人手忙不过来，他是伸手就帮着干，或是卸网，或是出鱼。帮别人，他常常耽误了自己上鱼赶路。每每遇上这事儿，渔家都不好意思起来，他便笑呵呵地说：“今天少上点儿，不运走了，近处转转，权当我歇歇腿儿。”而平日要是哪个渔家想让他顺路给亲戚捎点儿鱼啥的，凡说到头上，他从不推托，就是不顺路，他宁可绕三五里路也要给人家送到。沿途谁家要买点儿品种鱼，他也都记在心上，下次过来保证送鱼到门。就“扁担王大叔”这种性情，嫩江湾渔家没有不搭和他往来的，不管去谁家的渔船上鱼，鲫鱼、鲤鱼、扁花、鳖花那是样样都随他挑，最后还要给他多搭些跟筐的鱼。他实实在在的为人，赢得了渔家，也赢得了一路的买家。

“扁担王大叔”挑着筐卖鱼，干的算是“货郎担”的行当，可他却商而不好，心眼儿好使着呢！秤盘子如混进个不新鲜的鱼，他立马从中甩出去。乡亲们谁家钱不凑手，一盆小米、一盆高粱米、几个鸡蛋啥的都可以换取，手头实在紧巴的，赊账也行，短则三朝五日，多则半月二十天的，收账时哪家缺个仨子儿俩俩的他都不计较。他之所做，总能让人们感到温暖、舒服，也特别的开心。

六

父亲和“扁担王大叔”是十分要好的哥们儿。说原由，还不是平日来往多了！起初是由买鱼相识，之后便知面知心，情投意合，再到后来两个人竟攀谈成“老乡”了。从老哥俩儿的闲聊中，我似乎感觉到，在山东老家我们还真是居住在很近的邻村，似乎还有些他俩也都懂着。只有祖辈们才能讲得清的亲戚与瓜葛。于是，兄弟俩心里都莫名地有种“他乡故知”般的亲近与交拜的感觉。

听父亲讲，这“扁担王大叔”是解放前两年从山东来这投亲的。可他赶到大赭县（今大安市）时，不

巧亲戚已搬走了。没办法，好心人给他在嫩江湾找了个破旧的渔窝棚，自己动手一番维修，一家人便住了下来。原来“扁担王大叔”在老家那儿也是个出过没风浪的打鱼人，可来这儿因置办不起渔船网具，于是他便挑起了闯关东时的那根6尺长的桑木扁担，干起了卖鱼郎的行当。

父亲与这“扁担王大叔”不光脾气对撒子，话也能唠到一起。每当他走过我家住的那个小乡村，若赶上是个饭时，或刮风下雨天，父亲总是要他来我家打尖歇脚。而要是赶上个节令啥的，“扁担王大叔”总是在早晨上鱼时，特意选些父亲最爱吃的扁花、鳖花啥的。每每于此，他总是站在院外拉着山东腔喊妈妈：“老瘦子，出来取(qi'u)鱼！”听到他的召唤，或是妈妈领着我去，或是腿快的大姐“嗖”地冲出屋子，从他手里接过早已用柳条穿起来的两串鱼。时至今日，闭上眼睛仿佛都能嗅到开锅时那鲜美的鱼香，还有“扁担王大叔”与父亲与我家的那段深深的情谊……

七

说我念他在心，那还真缘于“扁担王大叔”与我的一次亲历。虽是他年往事儿，如今权作故事了。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叫五间房的小村子，住宅与父亲所在的卫生所是同栋连脊的5间土房。一天，“扁担王大叔”的脚步又来到我家门前，妈妈带我买完鱼后，“扁担王大叔”便顺手从鱼筐箩边的绿草里摸出个小乌龟来，“老瘦子，这个给老小（指我）玩儿。”说着便扔到炕上。

小乌龟浑身土黄色，小孩子拳头大小，背上的花纹十分的清晰。把它放到炕上，它先是把头缩到甲壳里，一动不动，趁人不备，便伸出头来左右窥探一番，见人们不注意它时便悠悠地躲进炕窝。它的到来，一下子使我和姐姐们有了玩儿物，没事就把它放到盛着水的脸盆里玩耍。半盆水时，它玩儿得最有意思，每每爬到洗脸盆沿儿时，便跌落盆里，整不好就弄个仰面朝天，挣扎半天翻不过身来。于是它便伸长脖子，翘起头来，眨巴着那双小眼睛，似乎是还深情地巴望，好像求你救救它。这时，你用手轻点它的甲壳边，它便乘势翻过身，又在水里游玩起来。而你若把它放在地上，它却专爱往柜子底下钻。哥哥吓唬我们，说它会打洞，能通到很深很深的地下去，因而每次和它游戏完，都要把它放在一个爬不出来的铅灰色的瓦罐子里。有人瞧看它时，它仍是头和4只腿全都收回甲壳里，一动不动地缩在那儿。放在罐子里，似乎一整天都没个动静，只是到了夜深人静时，才不时听到他用爪子挠动瓦罐儿壁的声音，这回我们心里踏实了——它还活着。

我和姐姐们都喜欢它，也呵护它。生怕把它饿死，我和姐姐们央求妈妈，让妈妈找些它喜欢的小泥鳅、小虾啥的喂它，可谁喂也不吃。一连几天，不见小乌龟吃一点东西，说真的我们都十分心疼它。为了让它吃些东西，我不时地把食物往它嘴边儿送，可它非但不吃，反倒越发缩紧了。一天，妈妈在做晌午饭的时候，我把它放在炕上，几次喂它食物，它都不吃，不经意间，我使用右手的食指连连点它的小嘴儿，这下可惹怒了它，突然间猛地伸出头来，一口咬住了我的手指，任凭我怎样使劲地甩，也丢不下它，反而感觉它咬得越发地紧了。我疼痛难忍，不由地放声哭了起来，妈妈和姐姐见状也急得满头是汗，想啥法子也撬不开它的嘴巴。没办法了，妈妈拉着我便去隔壁卫生所找父亲。刚一出家门，就遇见父亲的同事李大叔正蹲在诊所门口抽他的旱烟袋。他见我这般狼狽模样，便笑着逗我：“老小儿咋还拎个王八来了？”我哭咧咧地举手给他看，妈妈也着急地说：“他李叔快想个法子啊！”它咬住就不松口儿了。”李大叔没说啥，只是使劲地吸了两口旱烟袋，顺手便把那灼热的铜烟袋锅往小乌龟的屁股一挨，我还没觉得怎样，那小乌龟便落到地上了。李大叔把我拿回家剁了鱼锅，可妈妈没那样，几天后，“扁担王大叔”又来卖鱼时，妈妈把这小乌龟还给了他，并嘱咐把它放回嫩江去。

后来，“扁担王大叔”每见到我，都要关切地拉起我的手，十分不好意思地看看食指上小乌龟的咬伤。

八

对了，到这儿得说说“扁担王大叔”名字了。

话还得从他肩上那根桑木扁担说起。那时，嫩江湾卖鱼郎肩上的扁担大都是5尺左右长，而“扁担王大叔”的却是6尺多长。应该说，桑木扁担是他心里的长物，也是一路伴他从山东走来的“好伙计”。扁担上肩，只要它忽闪起来，远处望去，真的好像展开翅膀翱翔于天地间的雄鹰，再看他走起路来那轻飘飘的样子，有如脚下生风，那真是悠悠儿的，就是他挑着满满的两筐鱼，走起路来一般人都要放小跑儿才能跟得上。就因他肩上的这根与众不同的特大号扁担，四方村屯的乡亲们都在不知他姓甚名谁之时，便直呼他“扁担王”。这时候人们还真有所不知这“扁担王”的“王”字就是他的姓，其意谓“扁担之王”——大也。而在那些打鱼人聚堆儿的嫩江湾，也都缘他姓王，人好又能干，而在卖鱼郎里面他又是唯一使着特大号扁担，挑着两只特大号鱼筐箩的卖鱼郎，于是渔家人便送他一个“王卖鱼儿”的绰号儿，这虽听起来很平常。其实那是一语双关啊！这“王卖鱼儿”的“王”，是他的姓儿，同时也意味着他是卖鱼的能手——卖鱼之“王”！慢慢地“王卖鱼儿”这个绰号儿竟渐变成了他的名字，不知不觉，便风一样地在渔乡传开了。

那年，嫩江湾这儿实行渔业合作社，“扁担王大叔”一下子成了香饽饽。他放弃了县里水产公司招工的机会，却把心思放在了由渔民组织起来的渔业合作社上。也就在渔业合作社热火朝天地成立之日，他心里却升腾起了怀念家乡的情思。于是乎，他便带了些积蓄回了趟山东老家，探望10多年未见的父母双亲。就在他回老家的不多日子里，今天这个作业组向渔业队长要“扁担王”加入，以施展他卖鱼长处，渔业队长随口答应了。明天又是那个作业组向渔业队长要“王卖鱼儿”加入，要他挑大梁，当作业组的带头人，队长也满口应承，可就当“扁担王大叔”从山东返回时，那天上午他一进渔业社院子，两个渔业组长便争起了“扁担王大叔”。各自都有队长的话儿，于是两个组长一人扯着一只“扁担王大叔”的衣袖儿，来找渔业队长说事儿。确实，渔业队长对两个作业组长的请求，还真的都顺嘴答应过，也缘于这渔业队长是外面派来的人，竟浑然不知“扁担王”和“王卖鱼儿”是同一个人，而这时他俩又各不相让。咋来圆这个场儿？队长眼珠子一转，灵机一动，便想起了网房子酒桌上猜火柴杆儿的法子来。队长的办法一提出，双方就谁都不说啥了。于是，队长从火柴匣里取根火柴，三分之一处折断，两手一番折腾，左右手各攥一段，长者赢，短者输。究竟谁能得到“扁担王大叔”？全凭运气啦！不用问，“扁担王大叔”的最终去向，自然是跟着那个猜中火柴杆儿的作业组长去了。

临走时，渔业队长拉过“扁担王大叔”的手笑着说：“我说你这山东哥行啊！‘扁担王’是你，‘王卖鱼儿’也是你！看你把我都弄糊涂了。”“扁担王大叔”没说啥，只是“嘿嘿”地一笑，队长又半开玩笑地说：“我看从今天起，就把你这两个名儿连起来，干脆就叫‘扁担王卖鱼儿’算了。”“扁担王大叔”依旧啥话也没说，仿佛更憨了，还是“嘿嘿”不停地笑。没成想渔业队长的一句玩笑——“扁担王卖鱼儿”的名儿又从此叫开了来。

而“扁担王大叔”的称呼，当是父亲的教导，我的“发明”，后来，便成我家兄弟姐妹对他的“专有”的尊称。

那时“扁担王大叔”一进村，便有一群孩子尾随其后，个个都不住嘴儿地念叨着“扁担王，扁担长，拿着扁担做房梁……”一次，我正和几个小伙伴儿尾随在“扁担王大叔”身后，不停地念着那顺口溜时，不成想却被回诊回来的父亲发现，晚饭后他把我叫到身边，父亲和蔼地告诉我：“人从小就要学会懂礼貌，知尊长。孩子不能直呼自己长辈的名字，更不能喊别人的外号儿（即绰号儿），那样做不礼貌，也不尊重人。他比爹小两岁，今后你就叫他王大叔。”听了父亲的话，嘴上虽不再叫他“扁担王”，可心里却惦记着劲儿，很长一段时间也改不过来那个已经叫顺了嘴儿的“扁担王”，于是我背着父母，顺着人们叫他“扁担王”这根线儿，明里暗里地叫起他“扁担王大叔”来。

从那以后，“扁担王大叔”便经常挂在我嘴边儿，叫他念他也想他，一直在心里……

九

一番交流，也真的彼此会心。攀谈中，我和卖鱼郎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共同的往事里，让人开心的是我那“扁担王大叔”，竟是他的爷爷——“扁担王卖鱼儿”。

问及老人家的境况，卖鱼郎告诉：“已走10多年了，那年95岁。”虽遗憾不能再见上老人家一面，我的眼睛却是酸酸的，往事一幕接着一幕地在脑海中铺展着……

我再追问他挑着扁担走着卖的原由，可从交谈中也看得出来他是个有文化、有头脑、有着超前意识和现代经营理念的“卖鱼郎”。

不错，如今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随之人们的自然、生态、绿色无公害和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而渔乡的他年旧事，也成了许多人温暖、苦涩和充满亲情的回忆。也正是出于这一理念，还有他对渔家生活的热爱，于是他利用嫩江湾生态好、水资源丰富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积极流转了那里的大片水面，兴办了野生鱼养殖公司，注册了自己的野生鱼品牌。先人一步地开始了那种叫做“人放天养”的野生鱼养殖。在生产中，他坚持保护优先，实行传统捕捞，订单销售。如今，市区里有他家的直销店，也有10多名游走于街市里的“卖鱼郎”。一晃五六年了，他以诚信一路赢得了数以千计的直销户（俗语，相互信赖的买家与卖家），他的事业激活了渔乡人的许多记忆和游子们的浓浓乡情……

要分手时，卖鱼郎问我：“叔叔有微信吗？有，就加‘扁担王卖鱼儿’，这是我家野生鱼直销店名，也是我的微信公众号，请关注微信发布。用什么鱼就‘电’我，或微信留言，保证按时送到。”这么大城市能找到吗？他莞尔一笑，“手机上有‘高德地图’啊！哪儿都能找到。”“咋付钱啊？”“可现金，也可用‘微信红包’。”简单的两句话让我心里豁然，怪不得他鱼筐里的鱼都是有主儿的。无语了！以前对网购、电商、淘宝啥的心里总不踏实，今天也算与电商来了个面对面，一切都亲眼见为实了，以前的担心不禁烟消云散。

回忆从前，脚步却已到了今天。不成想“卖鱼郎”这个老行当已融入了社会新格局，也有了时代的新赋予。一根扁担，两只鱼筐，还有那温暖的叫卖声和时尚的“网购”手段，不仅撑起了他的人生世界，也延续了他的家传和祖辈们的厚道。同时，也打造了嫩江湾的野生鱼品牌。至于更深远的是？我想，那便是“扁担王卖鱼儿”这个祖传的名号，对嫩江湾悠久渔猎文化的担当和传承……

（配图和文中插图设计制作：刘健雄）

白城观灯

□冯光

正月十五月光明
喜迎佳节好心情
饭后茶余走上街
扶老携幼去观灯
夕阳西下夜色浓
彩灯串串挂树中
五光十色放异彩
火树银花不夜城
市民广场人潮涌
朵朵焰花开空中
姹紫嫣红争艳丽
仿佛沐浴春风中
灯展设在广场中
眼花缭乱规模弘
五彩缤纷齐闪耀

讲述华夏民间事
人物塑造栩栩如生
洮南鲤鱼卧巨灯
荷花盛开祥云升
大红葫芦喷琼浆
令人陶醉美酒中
大安灯展亦不同
风力发电好威风
绿色清洁能源子
孙后代留晴空
通榆巨手托红灯
一面红旗映眼中
丹顶神鸟展双翅
早日实现中国梦
三言两语难表述
精美组灯数不清
目不暇接不够够
流连忘返难回程
欢笑漫步大街中
十五十六走百病
心满意足回家转
太平盛世享太平

活力洮北展新容
教条巨龙欲腾空
一群白鸽展翅飞
祈求世界永和乎
镇赉灯展建凉亭
设计精美各不同

母亲

□王建岭

妈，让我
再为您梳一次白发
拾起流逝的岁月
此时，我想起
雨中的校门口
花伞在人群中穿梭
寻到您的那一刻
雨水与泪水交织
流在脸上的真诚
都是一点一滴的爱
春节离开家的那一刻
一个转身，拥您入怀
家门——
开了又关
关了又开
远去的脚步
在长叹中道别
无论多远
都走不出母亲的胸怀

蓝天下

——写给母亲

□张黎明

母亲是乡慈的根
乡路是连接
我与母亲的脐带
母亲的白发
炊烟一样飘起来
工地上空，它变成
一场又一场思念的小雨
淅淅沥沥，像母亲
与我分别时的样子

蓝天下，母亲
挎着一篮子鸡蛋
背着几件棉衣
工棚子里，工友给母亲
献上七十枝康乃馨
围着母亲，一起吃手擀面
一起高唱洪湖水浪打浪

母亲是黄土、黄河水的根
乡路是一条脉管连接我和母亲
讲我的故事，讲我的好梦
我常把那一座城比作千年古树
尽管这一棵古树枝繁叶茂
可它简简单单的年轮，只有一
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我告诉母亲，他打工的儿子
一直在看升旗那个城市的五环以外
看她的眼角
将一捧她的头发
母亲，老了
但是，母亲
依然尊严地活着

有一天工地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蓝天下
母亲和父亲斗志昂扬的
抱着一捆金黄的谷子
手里握着一把镰刀
身旁还有一个
戴着安全帽、手持铁锤的人